

豐鎬考信錄

一



錄信考鎬豐

(一)

著述 崔

豐鎬考信錄卷一

后稷不窋附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嗶嗶。誕后稷之穉。有相之道。芾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稊。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邠家室。詩大雅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植穉荏菹。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詩魯頌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詩周頌

〔附錄〕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左傳宣公三年

史記周本紀云。后稷母曰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棄其說。蓋因大雅履帝武之文而附會之者。鄭氏箋詩。遂用其說。至宋歐陽永叔蘇明允出。皆從毛氏。以爲從帝嚳之行。而駁史記鄭箋之非。然後經義始明。聖人之誣始白。而朱子作詩傳。獨從

鄭氏且云。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按史記亦云然。則非鄭之臆說矣。又云。稷契皆天生之。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又引張子厚之言云。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余按。生民之初。固由氣化。然氣化則純以氣化。必無以半形半氣相雜而化者。氣既可以爲父。寧獨不可以爲母。而必待人然後能孕乎。氣化如蚤虱。生於土。生於襦之縫。不生於雌之腹中也。形化如雞鶩。無雄則卵而毚矣。故凡不本於雄。則必不孕於雌。若孕於雌。必本於雄。無古今無靈蠢。皆若是而已矣。且鳥卵者。氣耶。形耶。人之精血爲人道。鳥之卵何以獨爲天地之氣乎。巨人者何耶。鬼神耶。則不得有足跡有跡。是有形也。有形是亦一物而已。安得爲天地之氣乎。凡物皆以同類相交爲正。異類相交爲妖。況不待交而但以卵與跡。是戾氣之所鍾耳。丹朱馮身。龍縈孕女。其說雖不經。然其意猶以爲妖也。吞卵踐跡。何以獨得爲瑞乎。至於漢高之生。母與龍交。亦出史記說耳。不得卽以遷言証遷言也。假令果有此事。則其母爲不貞。而太公不得爲高帝父矣。若之何欲以此誣聖人哉。天主之教。邪教也。其說荒誕難憑。故自誣其始爲教之人曰。不父而孕。儒者不當爲是言也。況其所稱者。女也。非婦也。則是猶以有夫者爲不可也。儒者何反不逮焉。由是言之。毛鄭之說。是非判然。朱子乃以史記之故。獨非毛而從鄭。遷與康成皆漢人也。出之鄭氏爲臆說。出之司馬氏獨非臆說耶。司馬氏之誣多矣。其顯與經傳異。及前後自相矛盾者。無慮數百。奈何欲盡以爲實乎。甚矣說之貴於怪也。怪則人信。

之不怪則人不信之矣。嗟乎。蘇明允之議論。紕繆者蓋不乏矣。朱子之解經。最爲純粹者。然至稷契之事。則蘇之論反純粹。而朱子之說反荒唐。斯誠理之不可解者矣。故今不載踐跡之事。說並見前商契篇中。

〔補〕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周語

〔附錄〕文武不先不窋。左傳文公二年

〔備覽〕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周本紀

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云。后稷納姁氏。生不窋。後世說者遂以不窋失官爲在太康之世。余按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譙周云。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史記正義又引毛詩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也。以此二說觀之。則不窋之父。乃棄之裔孫。襲爲后稷者。不窋非棄子也。國語所稱夏衰。蓋謂孔甲以後。謂在太康之時。誤矣。故今不從本紀世紀之說。

公劉高圉亞圉附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易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

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卽。詩大雅

按如篇首章云。匪居匪康。迺易迺疆。迺積迺倉。此三句義相生。蓋惟其不自安逸。所以盡力於疆易之間。而農事無不治。惟其勤於農事。所以歲豐禾茂。積貯日盛也。然亦非但此也。通篇之文。皆自匪居匪康來。陟岡觀京。度原徹田。以至涉渭取厲。何一非匪居匪康之事乎。詩人誠善於立言哉。

按此詩。則周之徹法始於公劉。不始於武王也。蓋自不窳窳戎以後。地非安樂。事多草創。歷三世至公劉。有令德。而生聚亦漸蕃。物力亦漸充。於是始擇善地而遷。立法定制。以垂永久。其後遂守之而不改耳。綱鑑乃於武王克商之初。書立徹法。誤矣。說並見三代經制通考中。首二章敘公劉經營遷國之事。次二章言遷居於京。末二章敘其疆宇之闊。生聚之繁。并記徹法所由始也。前二章言京。後二章言豳者。京其建國之地。豳則統一國而言之。故至既溥既長之後。始言豳也。

〔備覽〕公劉卒。子慶節立。史記周本紀

本紀稱慶節立國於豳。與大雅文不合。非是。

〔備覽〕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隄立。毀隄卒。子公非立。同上

〔備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鼈。索隱引世本文

〔存參〕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

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左傳昭公七年

〔存參〕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魯語

按索隱所引世本之文。自公非至大王凡九世。史記周本紀則云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僅五世耳。帝王世紀以辟方爲公非字。雲都爲亞圉字。組紺諸鼈爲一人名。卽公叔祖類也。余按不窋下至文王。據本紀僅十有四世。其數之不符。前已辨之矣。然即使不窋當夏末造。其世數亦仍不止於是也。不窋之竄在夏桀前。至文王時。不下六七百歲。安得每君皆享國至五十年之久乎。漢書古今人表以雲都爲亞圉弟。然則辟方、侯牟、諸鼈皆當別爲一人。非其字矣。況毀隄以前。皆但舉其名。何以公非以後四世。皆兼舉其字。蓋史記因國語之文。而遺此四世。世紀又因史記之文。而強爲說以曲全之者也。世本之文。雖亦不能保無漏誤。然多此四世。則較之史記於事理爲近。故今列之備考。

大王卽公亶父王季卽季歷

史記周本紀稱大王曰古公。朱子詩傳因之曰古公號也。余按周自公季以前未有號爲某公者。微獨周卽夏商他諸侯亦無之。何以大王乃獨有號。書曰古我先生古猶昔也。故商頌曰自古在昔古我先王者猶言昔我先王也。古公亶父者猶言昔公亶父也。公亶父相連成文而冠之以古猶所謂公劉公非公叔類者也。故今以公季例之稱爲公亶父云。

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書無逸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史記周本紀

〔補〕大王事獯鬻。孟子

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同上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詩大雅

按自公劉居邠至大王已十餘世矣必無未有家室而尙穴居之理。況公劉一詩所稱几筵鞶琫厲鍛之屬服用咸備亦絕不似穴居者。然而此詩乃云爾者疑大王去邠之後先暫居於沮漆之上陶復穴以棲身迨定居岐山始築宮室耳。公劉篇中亦無一言及沮漆者則似沮漆非邠地也。

故今錄此章於去邠之後。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萁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同上

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孟子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陿陿。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廼立皋門。皋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詩大雅

朱子論語註云。太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太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太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荊蠻。夫以太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其後元金仁山駁之。以爲非是。而近世稼書陸先生復申朱子之意。以仁山之說爲謬。余按。太王欲傳季歷。以及昌。其說本之史記。史記但載太王言云。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初未嘗有太王欲翦商之說也。朱子從而增之。以爲太王當已之身。卽欲奪商天下。誤矣。仁山駁之。是也。且其辨亦甚明。而後儒猶云云者。無他。震於孔子至德之稱。以爲避弟之節小。存商之義大。故不肯舍彼而就此耳。夫論古之道。當先平其心。而後論其世。然後古人之情可得。若執先入之見。不復問其時勢。而但揣度。

之以爲必當然是莫須有之獄也。烏足爲定論乎。太王之事。詩孟子言之詳矣。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太王流離播遷之不暇。而暇謀商乎。詩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又云。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孟子曰。文王以百里。是太王雖遷岐而生聚猶未衆。田野猶未闢。至於王季。始啓山林。文王然後蕃盛。而疆宇猶僅於百里也。太王之世。周安得日彊大哉。且使太王如果彊大。則何不恢復故土。逐獯鬻於塞外。以雪社稷之恥。乃返晏然不以爲事。而欲伐天下之共主。是司馬錯之所不爲也。太王豈爲之乎。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古之帝王。皆非有心於得天下者也。天與之人。歸之。不得已而受之耳。南河陽城之避。不待言矣。卽鳴條牧野。亦如是而已。受球受共以後。三分有二之餘。但使桀紂之惡未甚。猶不肯伐之也。況太王新造之邦。蕞爾之土乎。且夫太王天下之仁主也。當其在邠也。獯鬻無故侵之。而猶不與之角。事之不免。而遂去之。太王之心。亦可見矣。烏有喘息甫定。而欲翦商者哉。今論者但欲表太伯之忠貞。遂不惜誣太王以覬覦。但取其論之正大。遂不復顧其事之渺茫過矣。凡已所有而以與人曰讓。人以所有與己而已不受。則不曰讓。而猶或謂之讓。未有以不肯無故奪人所有而亦謂之讓者。天下商素有之天下也。於周何與焉。而太伯得以讓之。若太伯可謂之讓商。則伊尹亦可謂之讓太甲。周公亦可謂之讓成王。諸葛武侯郭汾陽亦可謂之讓漢唐乎。然則非但時勢之不符也。卽文理亦難通矣。由是言之。

太伯自讓王季耳。與商初無涉也。曰。然則詩何以稱太王翦商。傳何以言太伯不從。論語何以與文王皆謂之至德也。曰。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況閼宮一詩。語尤夸誕。僖公乞師於楚以伐齊。爲楚戍衛。又會楚於薄於宋。而此篇反謂之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其敍現在之事。猶誣如此。況追叙數百年以前之事。烏在可信。以爲實邪。左傳之文。史記嘗采之矣。晉世家云。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從爲亡去。是所謂不從者。謂不從太王在岐耳。非有他也。杜氏始有不從父命之言。然云不從父命。俱讓適吳。則似亦謂立已之命耳。未見其爲翦商之命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三人行不同也。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太伯之與文王。何必同爲一事。然後可以同謂之至德乎。然史記太王欲立季歷之言。本不足信。後儒紛紛之說。實皆此言有以啓之。惜乎仁山之辨之未及於是也。說見後太伯虞仲篇中。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史記周本紀

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同上

綱目前編。殷王小乙二十六祀。古公遷岐。又四十四年。當武丁之四十一祀。而季歷生。又五十四年。當祖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是年古公卒。自遷岐至是。凡九十七年。又四十七年。而後季歷卒。說者遂據此年。以曲全朱子翦商之說。謂小乙之世。殷道已衰。故太王有翦商之志。賴太伯不從而逃之。是以武丁得以中興。余按。尙書無逸一篇。歷紀古賢君享國之久。自中宗、高宗、祖甲以

及文王而於太王王季。但云克自抑畏。不言其年。則是享國不甚久也。若太王享國百餘年。壽百有數十歲。季歷亦年百歲。何得周公皆畧而不言乎。殷自小乙至紂凡十世。去兄終弟及者二君。實凡八世。文王與紂同時。而太王乃在小乙之世。以三世當八世。此必無之事也。況遷岐之日。姜女同來。則季歷之生。太姜當不下六七十歲。舛誤如此。其可據之以定經義之是非乎。且姑無論其年之不足信也。縱使果然。而遷岐之後三年。武丁已立。桎梏猶未及攘。柞棘猶未及拔。翦商安得如是之易。季歷於後四十四年始生。文王於後九十七年始生。太王何以預知其有聖孫。而太伯又將讓之於誰乎。蓋太王原無翦商之志。而遷岐亦斷不在小乙之時。當在祖甲既沒。商政浸衰之後。是以獯鬻憑陵而無復有問之者耳。自庚丁至紂凡五世。則與周之三世前後相距尙不甚遠。而於理爲可信矣。學者知太王立國之時。商政已衰。自是遂不復振。然後商周之事可得而論。

帝省其山。柞棘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詩大雅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貺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同上

竹書紀年有文丁

史記作太丁

殺季歷事。後漢書註引紀年文。稱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又伐

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又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殷牧師。其後又伐始呼之戎。克之。又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而孔叢子亦言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璽秬鬯之錫。由是皇王大紀及

綱目前編皆采其文。而世亦往往信之。余按大雅稱周先世功德詳矣。而於王季獨略。惟皇矣之三章四章稱之。然亦不過曰柞棫斯拔。松柏斯兌而已。曰因心則友。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而已。然則王季乃謹慎愛民之主。能修先業者。原無多事功可紀也。藉令果有爲牧之事。克戎之功。錫圭瓚。秬鬯之典。詩人何得不一述之。而但稱其家庭之雍穆。田野之墾闢乎。王季之事。雖不可詳考。然以大王文王推之。大王侵於獯鬻而事之。而去之。如無商也者。文王伐密。伐崇而取之。而居之。亦如無商也者。則王季之世。商政固不行於河關以西。而是時周亦尙微。不能自通於商也。安得受商命而爲侯伯。而見殺於商也哉。且紀年以殺季歷者爲文丁。孔叢子以命季歷者爲帝乙。帝乙。文丁子也。季歷旣死於文丁之世。帝乙安得而命之。蓋自詩書以外。凡戰國秦漢之間言商周事者。皆出於揣度。是以互相矛盾。而後儒猶欲據以爲實。復爲說以曲全之。疎矣。嗟夫。世之論周者。於大王則以爲有翦商之志。於王季則以爲爲商牧師侯伯。而見殺於商。於文王則以爲爲商三公。而囚於羑里。於武王則以爲父死不葬而伐商。爲伯夷叔齊所斥絕。似後世羈縻之屬國。桀驚之君長。若晉之慕容。符姚。宋之西夏。今日修貢而明日擾邊。弱則受封而強則爲寇者。嗚乎。曾謂聖人而有是哉。蓋其所以如是說者有二。一則誤以漢唐之情形例商周之時勢。一則惑於諸子百家之言而不求之經傳。故致彼此牴牾。前後不符。今但取詩書孟子言商周之事者。熟讀而細玩之。則其事了然可見。周固未嘗叛商。亦未嘗仕於商。商自商。周自周。總因商道已衰。政令不

行於遠。故周弱則爲獯鬻所迫而去之。周強則伐崇密之地而有之。聖人之事本自磊磊落落。但後儒輕信而失其真耳。故今於諸家所言王季之事概不載。說並見前大王及後文王武王篇中。

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

史記周本紀

文王上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詩大雅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同上

〔備覽〕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晉語

〔備覽〕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變。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禮記文王世子

此原文王之始。○帝王世紀稱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余按。文王之聖以德不以形。且古未有影堂。何由得知其詳。皆後人之所附會耳。惟文王十尺見於孟子。然特曹交傳聞之語。不足據。孟子固曰。奚有於是矣。故今不錄。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詩大雅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同上

此文王修身事。○按詩書中稱文王之德者不可枚舉。且亦人所共知。無庸悉載。載此二章之文以見大凡。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同上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同上

此文王宜家事。○詩周南自關雎以下五篇。序皆屬之后妃。朱子本之作傳。遂以文王太姒當之。余按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時作。而魯詩出於申公。史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缺不傳。當非無據而云然者。惟所云陳古刺今。則篇中初無此意。疑漢時其徒附會爲之。成康正當周道之隆。必世後仁。豈無君子。豈無淑女。而必以爲文王之世。乃有之乎。且關雎取興於河洲荇菜。而岐陽距河絕遠。少水多山。風土殊不相類。葛覃之刈。卷耳之采。亦不似諸侯夫人人事。恐未可直以爲太姒也。況序但言后妃。原未指爲何王之后。安得據此一言黜三家之說乎。朱子辨栢舟篇序云。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時世名氏不可以強而推。至哉斯言。可謂善於讀詩者矣。獨於此五篇而必屬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從朱子之意。不敢盡從朱子之言。故於文王太姒之事。惟採大雅明白可據之文。而周南前五篇不錄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岵矣岐。有夷之行。詩周頌

文王以百里

孟子

此文王立國事。○按縣之述大王。皇矣之述王季。及此天作之述文王。其文互相首尾。蓋岐自大
王疆理之。至王季之世而柞械始拔。至文王之世而道路始平夷也。縣之八章。卽兼王季文王言
之。故承拔兌之文。遂敘文王之事。然則謂大王王季之世。周已彊大者。其誣明矣。

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閼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
茲。廸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書君奭

按此文。則文王所以澤被生民者。皆由能用賢臣之故。不及太公者。蓋太公老始歸周。其後又相
武王。成王則在文王之朝。當不甚久。故不列也。○先儒說二南者。皆謂文王徙都于豐。分岐故地
爲周公召公之采邑。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江沱汝漢
之間。莫不從化。余按經傳。二公皆至武王之世始顯。迨成王朝。始分陝而治。當文王時。二公年皆
尙少。況有虢叔閼天之屬。親舊大臣在朝。必無獨任二公分治內外。而反不任舊臣之理。況分故
國之地。不以與諸弟諸大臣。而獨賜二公乎。蓋由說者誤以二南爲文王時詩。故曲爲之解耳。今
不采。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左傳僖公五年

此文王用人事。○史記記文王臣有鬻子。劉向別錄云。鬻子名熊。封於楚。今所傳鬻子書。有與文

王、武王問答之語。列子及賈誼新書頗述之。由是世稱鬻熊爲文武帥云。余按書中所載問答之言。皆淺陋無深意義。亦多近黃老明係後人之所僞托。且熊繹之事。康王、楚靈王嘗述之矣。靈王好爲誇張大言者。若其祖果爲文武師。何容默而不述乎。故今不載。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書無逸

孟子書中載有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以於傳有之。余按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不遑暇食。其必無七十里之囿明矣。蓋春秋戰國間好事者有爲此說而筆之書者。孟子以爲囿之大小不足深辨。而仁暴所由分。在同民不同民。是以云然。且果芻蕘雉兔者皆得往。則是卽傳記所云山澤林麓與民共之者。豈得概謂之囿乎哉。故今不錄。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

此文王勤民事。○韓詩外傳云。文王蒞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有司請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文王不可。請改行重善。遂謹其禮節。皮革以交諸侯云云。無幾何而疾止。余按文王、孔子皆聖人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某之禱久矣。文王豈待遇疾遇災而後能改行爲善乎。且其所稱謹其禮節云云者。皆尋常之事。後世賢君之所優爲。不足爲文王貴。何待八年之後始能遇災而自勉乎。國語列女傳皆謂文王生而卽有聖德。其言雖過。要必不至遇災變而始能爲善也。又其詞